



梨花雪

童恩兵（安徽）

梦里
有一场梨花雪
梨花的颜色，如雪一样的白
是被茅草覆盖的老屋旁
见证我童年欢乐的老梨树
是炎炎夏日里赤脚攀爬
摘下甜美果实的老梨树
是故乡的炊烟
萦绕在心头

梦里
有一场梨花雪
梨花的颜色，如雪一样的白
是草原上肥美的羊群
追赶幸福的模样
是蓝天上飘动的云朵
寻找风的归宿
是牧民胸前的哈达
献给我
还有远方的客人

梦里
有一场梨花雪
梨花的颜色，如雪一样的白
是怒吼的波涛
击碎孱弱灵魂的气魄
是浪花撞击悬崖
溅起的飞沫
是渔舟点点
向海的更深处划去

梦里
那一场梨花雪
不是你，不是我
是久违的泪水

折叠时光

罗阳（广东）

我把那片能望见你的云
收进行囊
还向落叶采摘了一枚车票
风来自远方
怀揣着孕育已久的春天
却不带走诗意
梦里的麋鹿跃入云霄
我的心泛起微澜
蝴蝶的翅膀静止
云彩飞出了诗行

把岁月的轮廓
折叠起来
蓝天安静得像湖水
湖水翠绿得像青山
此刻，风吹入怀
温暖沉入心底
梦将它打湿又晾干
茅草屋前
旧人归来
夕阳在摇椅上
慢慢地打着盹

你那里下雪了吗？

潘新日（河南）

从会议室走出来，感觉有点冷，我竖起衣领，看了看天，没有太阳。天空灰蒙蒙的，我上了车就往高铁站赶去。

到高铁站也就半个小时的功夫，取了票后，我乘上了回家的列车。车过漯河时，朋友发来微信：“郑州下雪了，已成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我掩不住内心的喜悦，像是要去赶赴一场盛会，用高铁的速度去追赶今年的第一场雪。

车厢内温暖舒适，我一页一页地翻看朋友发来的雪景照片，那些熟悉的、不熟悉的场景让人浮想联翩，我一时竟忘了车窗外寒冷的天气，心里满满都是一片圣洁与美好。

突然，电话响了，是母亲从老家打来的。昨天，我刚去看望过她，她看我穿得薄，已经数落过我了。电话一接通，母亲就在那边问：“你穿得那么薄，下了车不冷吗？”我说：“不冷，放心吧！”母亲没有吭声，她不是相信了我的话，只是不忍心再

多数落我罢了。沉默了片刻，母亲又问道：“你那里下雪了吗？”“下了”，我立即回答，我知道，母亲的话语里都是对我的关怀。

在南方生活的同学也打来了电话，“你那里下雪了吗？”她远嫁去了江南很多年，人虽嫁走了，心里的四季却还属于北方的家乡。雪是她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份情结，明明知道下雪了，也还是要问，问到了，心里的雪就落下来了。

“你那里下雪了吗？”在这个下雪的季节里，只要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我都会问上一句。有时候，我们会同时问候对方，一场雪，让大家的心里多了份牵挂，多了份关心，多了份呵护。我忽然觉得，其实，雪是一首歌，从童年唱到垂暮；雪是一支舞，从冬天跳到春天……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都在念着它，关于雪的问候又怎么会这般铺天盖地？

高铁上播报着关于晚点的消息，候车时，我乘的这趟车就已经晚点了半个小时——这人见人爱的雪，有时也会调皮地误事。

北京的雪下大了，石家庄的雪下大了，郑州也还在下着雪……车厢里，人们不停地传递着消息。刚刚还有些焦急的乘客，瞬间就被这雪给俘虏了，很快便原谅了它，心里都是它的好了。

“你那里下雪了吗？”寒冷的天气里，这句话成为了最热的问候语，在朋友间、同学间、师生间、亲人间不停地往来着，问得贴心，答得舒坦。这一问一答里，有关怀、有牵挂、有乡情、有乡音，看似随意，实则用心至深，不知不觉间，彼此的情便走得更近了。

鲁迅说，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我说，飞舞的雪，是喜悦的泪水，是雨的新娘。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她呢？

出了高铁站，路上已铺了厚厚的一层雪，街边的霓虹灯和汽车的车灯，都将灯光映射在雪地上，处处七彩斑斓，如梦如幻。一束束灯光追着飞雪，仿佛在问，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远方，远方下雪了吗？

弥漫乡愁的腊月

鲁珉（湖北）

它巍然伫立着，站成了寒风中的一道风景，守望从远方归来的游子。

腊月的乡愁，是母亲亲手纳的千层底。冬天的山村是清闲的，每到下雪天，母亲就会坐在火垄旁，拿出针线篮做布鞋。鞋底是用已不再穿的旧衣服制成的，而覆在鞋底正面的材料，用的是母亲专门去供销社扯来的厚白布。母亲一针一线地纳鞋底，一双鞋底往往要做出好多天，等针脚扎得密密麻麻的新鞋底做成了，差不多也就到年关了，那一双双千层底布鞋，成为了我们家在新年里最让人踏实的触感。

腊月的乡愁，是火垄里跳跃的火苗。农家的冬天大多是在火垄屋里度过的，寒冷的日子里，父亲总是全家第一个起床的人，他早早地便把火垄烧起来，让屋子在寒冬里多一些暖意。火垄上方那根黑黑的铁钩上，总是挂着一把黑黑的水壶，里面有着一家人日常需用的热水。母亲有时会在火垄里烤上几个红薯，那软糯香甜的滋味至今都还烫在我的记忆里。

风雪夜归人

张燕峰（河北）

的霜花。我向窗户长长地呵一口气，霜花融化后露出一个小小的圆点，好像邻居家妹妹脸上的小酒窝；再长长地呵一口气，那酒窝便更大了。我用手指把融化后的水和周围的冰抹去，窗玻璃恢复了洁净明亮，我又可以在夜色中观察到院子里的动静了。

妈妈把炕烧得热热的，屋子里水汽缭绕——锅里是给爸爸烧的洗脚水，笼屉里是给爸爸热的饭。妈妈一边拉风箱，一边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脸上满是担忧与牵挂的神情。

这时，只听“吱嘎”一声响，院门被推开了，模糊的夜色中，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了院子。“是爸爸回来了！”我欢喜地叫道。妈妈停止了拉风箱的动作，我看到她的脸上绽放出宽心的笑容，那双秀美的眸子闪烁着光芒。

妈妈连忙起身向屋外走去，正好与推门而入的爸爸撞了个满怀。爸爸已完全成了一个雪人，帽子上、衣服上、鞋子上，都

腊月的乡愁，是老屋升起的炊烟。老柏树宽大的树冠旁，缕缕炊烟从老屋的烟囱中袅袅升起，在夕阳的映衬下，将喧闹了一天的小山村收于宁静。那炊烟，便是家的坐标，即使人还走在回家的路上，当抬头看到自家房顶上升起的炊烟时，归家的兴奋感就立马涌上了心头，那一刻，感觉真好。

腊月的乡愁，是一坛陈年的老酒。漂泊的人总会生出乡愁，其实，能体会到乡愁也是幸福的，犹如飘落的叶找到根的方向。人在异乡的腊月，孤独将乡愁酿成了一坛陈年的老酒，味道醇厚绵长。每当寒风吹起时，游子便会饮上一杯，让思乡的心绪随风吹进故乡的老屋。

腊月的乡愁，剪不断，理还乱，唯有将其剪成一瓣贴花，贴在心窗上，抵挡风雪的吹打。

腊月的乡愁，慢慢地渗入了我们的骨血，流淌成生命之河。无论离开了多久，也无论距离有多远，血脉相连的乡愁永远都不会改变。

落满了厚厚的雪。妈妈为爸爸清理身上的雪，我则站在炕上用小手去焐爸爸的脸，爸爸用他冻得冰凉的嘴唇在我的鼻尖上轻轻一吻，我便“咯咯咯”地笑了起来。见此情景，妈妈笑了，爸爸也笑了，屋子里立刻春暖花开，变得温暖明亮起来。

当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后，爸爸一边吃，一边检查我背诵诗文的情况。这个时候，妈妈坐在一旁，目光如多情的蝴蝶，一会儿落在我的脸上，一会儿又落在爸爸的脸上……

几十年过去了，岁月的风雪已染白了爸妈的头发，也压弯了他们的腰板，而我也已步入了中年，从那个温暖宁静的乡村来到了异乡。一路跋涉，我遍尝人情冷暖。如今，看着已至耄耋之年的爸妈垂垂老矣，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能再回到从前，回到那些寂静而寒冷的夜晚，和妈妈一起等待爸爸回家。

恍惚中，我如重临童年情境，看到爸爸披一身雪，微笑着向我走来……

『不近情理』的报刊亭

王娟（山东）

每当我经过街边的报刊亭时，就会想起我的舅舅和他的报刊亭。

记得当年，也是一个冬日，我去舅舅家玩，刚进他家的门，就看见舅舅和表哥一人抱着一个箱子正准备出门，我疑惑地问：“哥，这么大冷的天，你要带舅舅去干什么啊？”表哥急匆匆地往门外走着，头也不回地说：“我们有事要出去去，回来再聊”……

那一年，舅舅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他常常会把舅舅当作陌生人，还总是自己悄悄地跑出门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有时候，才刚刚吃过饭他就会忘记，起身又去厨房做饭……除此之外，舅舅还患上了严重的幻想并发症，他总是认为别人偷了他的东西，时常与人发生争执，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尴尬。

所以，当表妹告诉我，表哥给舅舅开了个报刊亭时，我真是觉得太意外了——表哥平时要管理一家公司，他怎么会有多余的精力来为舅舅张罗这些呢？同时，我也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有人私下议论表哥说：“父亲都这样了，他居然还想着让父亲去挣钱，真是没有孝心！”

我平时上下班都会路过舅舅的报刊亭，所以经常进去坐坐。有一次，我正和舅舅说话时，有一位客人来买报纸，舅舅翻来找去，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客人要买的报纸，之后，在找钱的时候，舅舅又多找给对方几块钱，幸好那位客人及时发现把钱退还给了舅舅。

看到舅舅这样经营报刊亭，我真替他捏了把汗。因此，当有一天我大老远地就看到报刊亭前围着很多人时，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向人群跑去。

人群中，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大声向舅舅质问我说：“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少找给我十元钱，就是不承认！”固执的舅舅坚持自己找钱没有问题，两人争执不休，我拨开围观的人上前进行劝说。此时，表哥也及时赶到挤进了人群，了解了情况后，表哥掏出了十元钱，礼貌地说：“阿姨，真是不好意思，我爸的岁数大了，您千万别介意，别介意……”

因为顺路，我常去报刊亭帮忙。我发现，其实表哥每天也都会去报刊亭，他不仅耐心地对舅舅进行经营方面的指导，帮舅舅摆放报刊亭的书籍期刊，还扫地拖地进行卫生清洁。经营了一段时间后，表哥一算账，报刊亭不仅没赚钱，还赔了不少钱。这本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情，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表哥仍坚持让舅舅将报刊亭开下去。

自从有了报刊亭，舅舅每天读读书、看看报，之前茫然失神的眼睛变得明亮有神了，整个人看起来也精神了许多。在经营了报刊亭两年多的时间后，舅舅已经能麻利地自己摆放各类报纸杂志，清楚地记得不同书刊的摆放位置，并能熟练地向顾客介绍每一本杂志的内容与风格。在舅舅的顾客中，有几位爱读书看报的退休老人，一来二去，他们就和舅舅熟络了起来，几位老人经常聚在一起聊天，笑容在舅舅脸上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

然而，随着年岁渐长，舅舅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一天晚上，母亲忽然打来电话，通知我快去舅舅家。待我们赶到时，弥留之际的舅舅正艰难地喘息着，但他仍能准确地叫出每一位亲人的名字。

表哥坐在舅舅身边，眼睛红红的。舅舅吃力地说：“老张定了第八期的《开心老年》，老李定了《晚霞》第十期……”表哥用双手紧紧地握着舅舅的手，他哑着嗓子对舅舅说：“爸，您放心吧，我一定亲手给他们送过去！”

舅舅放心地点了点头，泪水从他的眼角一串接着一串地滑落，他喃喃地说道：“尽管报刊亭每个月都在赔钱，但儿子一直坚持让我开下去，我知道，他就是为了让我高兴。”表哥的情绪在此时溃堤，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儿子知道，读书看报是您一辈子的爱好，只要您高兴，只要您健康就好……”

原来，有一种爱，看起来也许是“不近情理”的，甚至是有些“苛刻”的，但却让人感到温暖，就像表哥对他父亲的爱。

戈壁上的牧羊人

许双福（陕西）摄

